道古堂文集

道古堂文集卷三十七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記事　諡議　祭文

彭無山遺事

彭鵬字奮斯號九峰福建莆田人九世祖漳江遷錢唐曾祖從野公文質復徙興化郡城之剌桐巷家世甲科清白相嬗從野公歷官廣西左叅政贈兵部左侍郎祖憲安廣東陽山令父汝栢處士鵬六歲授書處士晨夕抱置膝上方春晝暝以天時將作雨五字屬對即應聲曰地氣欲爲雷聞者咋舌九歲操觚十歲山寇竊發圍

郡城大掠刧人要贖賊蔡某與處士有隙發卒圍其家處士他出得免又以孺子早慧必欲殺之復來圍室鵬登屋急走逃於族叔祖母牀下二日得免母戴孝于文學應禧女也告處士曰食盡矣稍延俱隕屢告輙呵阻一日處士宿從兄家母乘間黎明率鵬兄弟偕伯母伯兄潛出南關將奔錢唐祖居行未數里遇長髮二十餘人裹頭持械恫喝而上衆皆戰慄伏地有蟻姓者長矛衣甲後至呼曰老者家姑餘吾中表也乃釋之送至渠頭橋橋斷獨木爲梁鵬怖不前蟻姓負而渡既渡乃言曰過此可無慮伯兄年二十餘剃頭短髮母泣懇護伯

兒至家蟻毅然無難色挈伯兄先衆緩步更闌迷失道
蟻與伯兄返尋遇夜巡伯兄以短髮被執蟻亦受縛達
旦始釋而彭氏家世姓名蟻初不知也蟻以救鵬母子
兄弟寇遷怒逐之旋爲營丁所戕後鵬哭以文所謂吾
母子兄弟伯母伯兄之命君生之而君之命吾母子兄
弟伯母伯兄死之也而究不知其名也處士入自外室
虛無人間道走南箕遇寇拘執文學吳某走賊壘請而
脫之逃至吉蓼城陷從吉蓼潛至舍鵬與母亦稍稍聚
寇跡知復來闔室無所之仍走吉蓼鵬從而後十歲兒
徒跣八九十里備嘗艱苦其時麥五兩一石處士自磨

焚作糜漿寢席濕鹵地夜不能寐爲人畫一袍購麥一斤八兩父子止一餐寇退始返躬自割麥日烈鵬持大葵扇隨母掃落葉代薪鵬負筐隨乳母俞誇於衆謂鵬爲非常兒爲人糴米線囊貯菓餌遠來哺兒赴童子試入城城中戚串見彭氏貧無有舍鵬者俞嘗在沈家棲止攜鵬宿於沈鵬年十二弱小不勝衣過試日五鼓俞襁至試場前門闔始去日午必竚俟襁而歸年二十試於學使者冠一軍順治庚子舉於鄉出永嘉王錫琯之門有國士之目錫琯時方李福清也康熙十三年靖南王耿逆以全閩叛幽總督范忠貞公承謨於請室槖饘

從公入者城守營千總廖有功也以大義責逆力竭而死同日死者福州府知府王之儀建寧府同知喻三畏侯官縣知縣劉嘉猷繼此嬰城死於福寧鎮者總兵吳萬福也闔門死於漳州者巡海道陳啟泰也纍組死於不赴名者龍溪縣知縣李塤也范公以下七忠鵬嘗爲文祭之後皆爲之立傳閩中搢紳及舉人進士未銓授者逆檄僞州縣敦廹就道閩士恥爲之用進士葉有挺走山中經於古木朱翰春焚右股毒藥攻潰肉腐始見骨舉人游標佯瘋劉渭龍麻衣徒跣以丁母艱免皆鵬客友也鵬狷狂臥病日啜綠豆一杯去渣存汁絕粒飲

水鬱為枯腊僞曹院僞樞密僞都督僞布政節次檄催僞府縣僞同知僞縣丞親臨相視三年中死去二十五度或盡兩日夜灌以藥不甦炙以火不甦穿鑿牙關滴以湯水不甦魂歸白石山遇神僧稱本師其侍者郝頭陀稱渡和尚號以無山無山本師所命也處士遂倒髮為僧裴鵬臥牀千日逆平蹶然而起計凡五上春官人試者三不得已謁選人得三河令三河為畿東劇邑旗民雜處驛路衝疲鵬至革火耗革陋規嚴保甲減驛累平冤獄建黌宮設義學禁拷索車夫之旗人詐冒充黃帶子之游棍實心任事不畏強禦　御前放鷹者至縣

使來索餽牽掣於庭鞭之虀鹽自矢有時絕糧然歷任
一十四年降級者十有二議調者十議削者二
聖明洞矚皆邀 恩免巡撫于成龍特薦 名對時問
及家世并拒僞狀 賜金嘉獎 命吏部郎赫申兩日
馳七百里口傳
上諭詢撫臣彭鵬爲人何如居官何如居官好處是如
何好九卿列薦十一人大司馬李天馥啟奏鵬名
上曰朕名見久知之於一十二人中 特簡四人鵬第
一部嗣堯陸隴其趙蒼璧皆御史鵬特以給事中用需
次回籍即家補授工科給事中時歲在甲戌會試充書

三房同考得士九人相國高文良公其倬其一也旋以
原銜河工効力國帑絲毫勿預幫築大墩草壩等處挑
濬帥家莊淤淺運行無悞秋濤齧隄止宿其上誓身同
去留以病乞歸不得請時
上親征準噶爾奉有爲國家公事捐馬即與爾等本身
出征効力相同之 旨捐馬二匹請以馬代身乞假暫
歸旋以原官起用効奏元輔直聲震天下出爲貴州按
察使有 詔過家上冢主僕行李裁二肩遷廣西布政
使歷廣東巡撫
舊史曰錢唐馮景素仰重鵬聞諸客言鵬黃面白鬚而

齒盡禿遂附會其事云甲寅閩變賊欲汚公公罵之賊怒擊齒盡落夫鵬居與化郡城逆據福州不相見也逆檄鵬鵬堅臥不起拒僞三狀見刻古愚心言中辭甚婉欵而致僞參軍僞治中僞郡守書皆以病未嘗一言抗也鵬示疾狀頭置錐穎客至省疾覩面藏指縫暗刺牙齦隨手見血含津液佯示血咯凡十餘日齒血凋竭牙齦崩露其事詳上其房師汞嘉王錫琯書中齒禿之故以此此確證也景又言鵬爲給事中劾奏癸酉順天主考不公至請斧劈臣頭縣太學以謝士天下壯之按古愚心言訖於康熙丙子此言果實又在丙子前三年何

以不刻大心言中然以其目考之凡二十八類獨無奏疏意其奏疏未刻而景所見者即抄有無不敢決也

內翰李公遺事

李姓麟字丹書號畏齋先世自棗強遷武定父之莊卽相國文襄公介弟也君幼稟至性生四歲遭母喪哭泣跪拜如成人康熙丙子舉於鄉丁丑捷南宮改庶吉士以省親請假旋里葬繼母病終夜不寢及居憂毀瘠幾不能起父感痰疾日事參苓量水稱藥十一年無惰容暨病亟請高僧息凝誦金剛經祈滅已算旣捐館痛不欲生營度葬事雞斯徒跣逡巡風雪中遂得脚疾久之不瘳年三十七絕意仕進廣儲羣籍肆力其中開設義塾宏獎後進藉以成就者甚衆郡饑以積雨就頹命子

壽淵鳩工修葺視家之所有悉以充之以是樂輸者衆殿廡規制大備皆君所創也同郡袁熙宇天啟中以侍御劾逆璫與楊左諸公同死詔獄疏稿散失君搜輯爲一編攷其遺事爲之立傳又輯武定四賢集四賢者前都憲李伯淵總制劉範董少司馬史磐石及熙宇也又輯前黔藩吉甫馬公暨夫人邢氏遺文爲忠貞集以補志乘之闕與人交不輕爲然諾以急告不以亡爲解公安同年馬君來京謁選人負官逋百餘金檄至倉皇計無所出君檢篋中金盡以畀之聞風者競相佽助事遂得解新城王思遠以唐山令解官後任某誣揭虧帑金

數千獄詞株連君爲走千里之順德力白於郡守卒雪其事姻家杜誠方援例大同所託非人侵捐項千餘金移原籍行追而誠方已物故孤子弱小求解於君君與曹君枚嚴謀走使白諸當事責之代捐者俾完項累始釋霑邑宗人廸九教習在都猝遇疾惟一老僕從廸九握君手淚承睫不得語越五日卒君爲買櫬躬視含斂斂金歸其骸前州牧壽爾康卒於官其子以帑累羈滯武定困頓不能自存君爲首倡買田以資其生不數年其子復病歿雙棺厝孤廟中君歲時必祭卒還其喪郎墨同年黃長文司教武定薪米恒不繼及憂去貧無以

行君經理其歸裝女櫬寄荒祠中復捐地葬之信邑馮盛章五十無子買妾有成議懼爲宥小所乘藉君力獲娶歸連舉二子州牧何去州有民欠借穀若干君代認五十石是歲歉收穀價踊貴遂竭薄田所入交納一時人士慕義捐補倉項遂清君復資以薪水何藉是得免罣吏議需邑同年任瀘溪令罷官欠庫銀售產不足以償君力拯之於危急之中割田以饘其子家室保完泗源季君任州倅歸家計蕩然既歲益困君時其饑寒兼賉其後人君承先世積累見義必爲不計力不問家所贏餘嘗曰若必待從容吾家世淸白何時從容耶方癸

未歲大饑道殣相望君之父兄爲鬻以食餓者君躬稽
米薪徧給之凡三月全活者逾二萬人病者有醫死者
有櫝葬埋之費不他求歲甲申疫大作鈔錄奇方製金
不換膏朔望施給歲辛丑旱甚君齋宿三學寺爲文牒
龍神越二日甘雨立霈邑遭兵燹後城隍多遺骸夏雨
暴漲白骨暴露君于寒食中元節令人遶郭檢拾南門
外義塚纍纍皆是也諸子皆克自樹立君教之嚴而有
法壽彭爲介休令輒居官要箴一書俾令時時省覽邑
當衝道辦軍需者歲無寧晷用度至不給家人東歸無
以爲甘旨奉君爲之色喜曰居官有貧聲此是好消息

吾無憂矣孫本樟成進士任刑部主事貽書戒之曰西曹刑名總滙民命至重有纖毫可原者務求其生路勿妄逞意見也晚年於所居齋右疏泉架石搆亭其上自號怡山老人親知入社者皆耆年碩德周覽名勝極林泉之樂事預刻死期神明清湛不亂山左尚德膺行之士至今以李氏爲法

書趙氏老婢事

吾姻親趙氏有老婢年七十餘雍正甲寅之五月以老疾死吾妹以書來請曰婢終其身不肯嫁爲人婦志甚烈事甚奇無人告於有司以求旌其志行且於例當不得旌兄以鴻筆提獎幽隱曷念其不久將泯滅假之片詞庶藉以有聞乎予曰惡是烏得以泯滅也寡婦之涉貞女之木其精氣光怪尙將寄託之冥漠頑蠢之物以發抒其志意矧其撑拄於人世者六七十年之久而與草木卒同腐朽焉於理無是也雖然吾知而不爲之記則於吾爲不仁而吾戾爲滋大按婢失其姓少鬻於趙

氏始有名繼而趙氏愍其節且祖若父所畜也輟不忍呼則呼之曰老阿姐云方其十五六時有以珞琭子之學干趙氏者趙氏則戲爲婢算其人曰噫是何祿命也是殆將七易其夫而後已者衆皆笑而譁而婢頸赤面發熱氣結不得語已則仰天而呼曰嗟乎吾嫁則有夫吾有夫則有死吾今且不嫁爲之夫者誰耶自是蓬首垢而做衣以自韜晦媒氏至詈罵詬誶不可近主人申誨之則搶首乞哀願終役事無他適已而察其志堅迺相與聽之趙氏有婚嫁之事婢匿避空室不肯與過新房冒足彳亍不肯前客自外至蒙面而避目不肯覩辨色

而興治饘酏供灑掃夜則燭滅然後敢息其勤又若此旣病主人量藥劑主婦奉湯餌視惟謹緜惙將絕氣老稚皆行哭失聲椑櫝衾斂悉從厚謀將葬於祖兆之域外立碣以表此於王大令爲保母李意如壙志例杭子曰若婢者所謂潔其身者耶在易睽之象云男女睽而其志通婢不爲六二之遇主而爲九四之睽孤不婚不嫡比於天且劓有過之焉以于巷有鑽穴踰牆之羞而不求厥孚交如之吉有張弧無脫弧婢可謂嚴於律身矣昔吾邑李貞女旣納采而夫死女往哭成婦禮歸而守志以節終蕭山毛檢討奇齡爲紀其事又有貞女莫

勝儒父老兄客於外女誓不嫁養父以孝終官爲綽楔表其閭婢則非節非孝無所爲而爲之若古潭止水之不可汩而濁若勁柯堅節之不可撓而折若曾冰積鐵之不可斲而玩食苦茹澹忍嗜慾滅天性證之於禮經則不合求之於史傳則無可比類乃其志則名門大族閨襜賢媛之所勉彊以力持之者而竟得之於臧獲侮甬之賤嗚呼其尤難能而可貴也已

孝隱先生謚議

唐王勃有言人子不可不知醫自程朱大儒莫不宗尙斯言而金源張子和至本之以著書嗣後醫家之以事親養老名編者何啻數十輩嗟乎醫之繫於至行固若是哉錢塘唐梅崖先生名應文字聖緯以國醫起死人無算雍正四年以末疾卒於里既卒哭門人故友私議易名之典杭子曰先生以醫隱者也其得不謂之孝乎方先生以母病故自料醫劑遂通方書求之前史齊若李元忠若李密隋若許道幼若王通唐若甄權若杜鵬舉率同斯意皆以孝顯名天下今請以之謚先生庶幾

其不愧歟然而先生之訓其子樞也顧令之終爲儒而不少試於醫者何也葢先生之以考終也以疾不以知醫免當革時樞亦服膺於庭訓博習於方書傍求於衆醫之推治數定而術窮焉如王勃所云云者固不可以爲樞責耳矣且使樞攻其術而善固不能保先生以必生若攻其術而不善其弊將至於殺人是徒知知醫者之乃可爲孝而不知不善用者竟可入於不孝而并可陷他人之子之委於庸醫者爲尤不孝此固仁人君子之所不敢出也然則先生之禁樞不得爲醫者愼也葢其孝也嗚呼此其爲先生之醫也歟謹識

孝貞先生諡議

諡美號也王公卿相積功累行議之太常定之禮官傳之國史輝之家乘播之士大夫之口斯國家酬庸之盛典人臣不世之榮遇矣然而美惡緣於恩讐是非由其愛憎運會遷移山邱零落求其確然可切指者葢百不得其一二焉則勢力之難久憑而鴻名之不可謬假也乃若匹夫爲善闇然日章澆俗薰而醇醲鷙獸感而擾伏樹烏頭之闕標獨行之傳哲人既萎物論不移門生制其心喪朋友弔加麻服或以限於名位格於朝典揚名則孝子心瞿覈行則鄉邦神悚肇源炎季下逮齊梁

輙以名終進加私謚盖猶行古之道也嗚呼江介爲宇
內之神皐吳越乃生民之陸海余嘗推原至隱題目人
倫數窮星回水落霜降曩昔聲華絢爛之志悉已灌然
剗盡惟忠孝淳深煌煌燁燁冠冕百氏煜耀兩儀以余
所聞則休陽汪先生天石其一矣先生幼挺異質殁爲
完人色養偏親德動
天聽祗目而銀海還光隄疾而綿痾有喜浣滌不之中
晞攀王裒之墓柏其淳至也如此其昭明也如彼天不
憖遺祥禫俄及百族之英一擧之雋褎衣裁冠肅乎其
容偉乎其儀造廬而言曰日月逾邁窀穸既卜先生之

行終矣請所以易其名者余應之曰驚爆之行不可以章久遠榮華之辭不可以揭懿美我聞在昔言必稱先周書云大慮克就曰貞先生愛敬徵於明發孺慕迄於終身以云克就則誠克就也可不謂貞乎秉德不回曰孝先生視聽謹於形聲血泣綿於霜露以云不回則誠不回也可不謂孝乎乾有四德而以貞終士有百行而孝爲大非貞則孝有時而衰非孝則貞或流於諒析之則徑術自分合之則天德尤粹請謚先生爲貞孝可乎言未既蹶然以興應若雷動黎收而前席曰允矣乎夫子之言也余曰未也人紀有圭臬論議有元本傳記二

百一十七部表孝德者凡九列史二十三家傳孝友者一十有五私議之興我其以匹夫而干王制乎而以先生當之斯固表微者之創體而賓實者之特例也不詢之故老則無以信今不命之惇史則無以傳後鄙人不敏嘗學乎舊史氏矣執簡記以發幽光嗚呼有不得而辭其責者夫謹識

祭沈端恪公文

某曲學所習購昧所守不揣固陋撰以媲青儷白琱刻藻繪之文就公評隲公時家居衍濂洛關閩之派識老學博戔戔之說若穮䅉之眯目固宜爲公所鄙斥不省公匪惟不之見絕且命兒子傳鈔弆之儀衍展翫以爲愉快與客言則深嘉而亟與之嗚呼某何人斯而得此於公哉繼某獲充鄉貢計車北偕阻水於齊魯之郊崎嶇險岨僅而得達公日盼其至寓書問訊者再夫公方佐

聖天子掌邦治夙夜在公日昃不暇食而於閭巷小生

拳拳不置若此此巽晙之儒所為感知己之遇鏤心銘背而不能以須臾釋者也旣來京師謁公於　賜第某以為發策決科之道公必有以提耳而敎之而公所言顧在於修身行己之大端蒞官臨政經世服物之重務而後知公之所期於某者匪徒博春官入秘苑以取榮鄉里而已嗚呼哀哉公今死矣某敢少自隳落以負公哉剛簡勁正之氣所以肩聖賢之道而世以為遺俗而忤物博學明辨之力所以明聖賢之古而世以為揚己而露才指摘洪濁之習循誦習傳之陋當時以為可喜固學士所羞而公所不屑敎也方公之生某旣不能自

奮於功名以慰公之望迺公之歿某能不强勉於學問以副公之知故凡涕泗漣洏孅夫幼兒之所以致其感激之私者某不忍抑情以異衆而公之休光美譽歷百世而未有艾者乃公後人之冠服牆宇某敢不相切礪以要其終公於鄉里爲耆儒於朝廷爲名德當世必有提鴻筆而大書之者某之所以哭公則固一人知己之私而不足以爲公重也嗚呼哀哉尙式鑒之

祭孫澹齋先生文

嗚呼逝水不還奔曦長騁喬樹摧柯客星墮景雞尠談元鴞空祝哽銜閣文孫哀踰柴穎巍巍祖德敬述平生曰翁至行數難僕更孝於嚴慈友於俊兄剖宅成讓循陔補笙少既居貧牽蘿葑辟不作苟見不治苟得罰嚴湛冥德林元默偘偘自將詎因蒲帛翁性溫慎斷金以交喚彼世路譬猶堂坳芥則為舟置杯則膠豈如千頃汪汪不殺富以多文亦兼媚學書塡蠆尾經挂牛角天樸渾渾無事表襮出以用世定見恢倬南踰湘嶺爰暨無諸豫章九江八桂三衢忽若彗氾又似畫塗到則躧

履坐則勑厨賢子才大將尭秋賦出門西笑霏霏蘭路
仇以二豎淚灑醫樹翁適來京庇其斂具或謂孝感或
謂慈恩眞性兩契聿徵淳源西河失子牛千有孫鸞鶱
鳳翥遂大厥門香惹宮袍餕分綾餅覩艸蓬池讀書蘭
省經術紛綸文章蔚炳天骨森薵欽其峻整嵴陜慕義
帝德誕敷奉使徧諭唐蒙相如卩吐王制乘四傳車叱
俗烝烝
帝嘉用俞翁方舍俗城東小築甚棱瓜疇梧堂竹閣夕
史朝經左圖右洛書撰癸辛嶲名安樂故人佐郡吳城
之胡赤蹏尺一將伯是呼弊檮擢秀壘阜遷廬石梁偃

館尚來遊乎于時弭楫沙稜波菌暮景沈峯衰顏照水藥裔金膏醫餹石髓非龍非蛇災我處士袁惟景倩鄭號小同麻衣纚纚鹿埵東籠黃腸題湊宅乎幽宮千里匍匐庶幾慎終惟翁德厚飲如醇酎報不其身乃昌厥後麗牲穹碑贔屭琢鑴衿山帶川亞爾寶冑緜塵堀堁風翳廣庭設位望哭薦醑芳馨浙河渺瀰吳根窈冥仿招大小以告芻靈

代祭楊母徐太君文

嗚呼淸湖水綏姑蔑城懸江花慘雨山月蘿烟鄰無舂相里罷社餞禮宗不再聞範誰傳維時使君方羈官舍恤隱通商布濩洪化白衣急足城人驚詫繼聞號咷訃音東下純孝肝摧心如聚灰勺不入口踊無剩哀設祭想魂痛猶棄孩傑然骨立不知饑瘃苫塊枕柱堊廬幽寐爲無訾省坐風當雨朝昧辰推夜謁衙鼓神藥形茹面務眉斧側牘羌蘭陳情上官以俟受代素壁挂冠括髮徒跣踏谷超巒牽帷睇影用殺哀湍君有美政朗如泉鏡井烟萬戶愛其淳勁君今失母衆母誰更傾壚罷

肆洵洵滿聽
天子上聞愍此悁懃期偕舜軌邈飛堯文吏有予衰奈
何奪情勉從民請以彰潔清匪惟圭印又予虞殯雨濯
衮韡塵撲眉鬢古障蹄疾直沽槜潤迴望黃腸星奔電
訊儲淚一升霑灑涤鐙便房風淒靈牀月侵譸萱萎榮
慈竹失陰靜緬母儀不能奮興爰念惸子丞背慈氏濕
哭乾啼嚬眉摘耳上索下求左坊右里卒歲含辛更無
恩紀維時太母初嬪厍邨南都名族高士亟孫愛日冬
暖柔顏春溫煦嫗覆育不可殫論雅髻青梳廚煤紅篆
晝荻教書兒桃麪而賜餌分甘縫袍折綫刀尺劬勞風

綠雨翦高木莎城山舍佳晴牽絲玉轉轆斧金聲鳴儀
烏哺飂炙芋羹三衢文會覲策聰明子膺仙賞翼題璇
榜彩選金門蔴花一丈天網羅賢論居三上捀擻南行
遂忘鞅掌花縣紅肥大車毳衣馬羊金粟絕其因依俗
留遺愛吏懾餘威三年報最績著循蜚旋荷　恩燾喜
盈鶴貌別母東來分符坐嘯潔耻鮓封淸餘琴料圖首
芸芸待資豚苞自擁形穡幾歷星蟾千里太末問安發
奩老人勤靜徵諸烏占健尙加飯笑溢口髯齊賓東嶠
霜排雪琹煮海鮫宮熬波蜃竈維師尙父搆有洪造子
領卒権牟盆屨効翟翬有燦耀于鴻案扶杖珠卑挽車

金岸鶴髮雙番松年比笭石乳砂沭紅泉玉炭云胡若
昊降劉遽臻絳紗輟講玉自受辛逍遥媧石騰獨娥輪
揮手謝世返乎雲津嗚呼太毋翕登霞首燭暗屏帷颸
梭簾屚豈無靈祀占星醮斗豈無上藥苓龜杞狗毋兮
長辭恩洽鴻私廚婦淒靈椎奴婹縻宗姬承唬里毋持
頤況隔齋越嬌兒衰師某等分有鄉情職參綵雅行悉
尤熊禮慨賵賻惻惻哀詞奐綾櫧寫髣髴瑶琳覩兹豐
畢

道古堂文集卷三十八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狀　行狀

移志局理學名儒柴先生狀

先生姓柴氏名紹炳字虎臣晚號省軒先世自學士士宗由汴徙杭著籍仁和祖祥明嘉靖丙辰進士江西道監察御史父應權以明經爲興化學博卒於官先生自閩遞父棺以歸特貧甚依伯兄紹然以居露濡霜降輒踉蹌走墓門號哭松楸間里有父管出亡者遇先生於道譬之曰吾今欲求父杖難可得爾乃避乎爲賦遊子

遇孤兒行一章其人卒改悔為孝子先生為文師葛學使寅亮已入學宮為弟子員與同里汪渢應撝謙陳廷會以古學相切厲雲間陳人中時司理紹興見其文大加推獎為序其青鳳集由是日益有名明社既屋執友若吳公麟瑞劉公宗周倪公元璐黃公道周皆先後死國先生乃依東漢宋子浚等為郭有道服心喪期年之例為位哭於都亭遂棄諸生歸隱南屏業醫自給其學自天文輿地律歷典禮農田水利兵制賦役無不涉其崖略而於音韻翻切尤精凡騷賦詩歌有韻之言窮穴佐證旁推交通一一指數其異同離合著古韻通八卷

其首辨沈約孫愐及宋禮部韻畧之沿流其次辨部第斷限幷入聲部次異同其次辨全通半通閒通旁通之四例大旨謂古韻不立轉通古音不可妄叶古今韻有繁簡而聲文有遞變同時若崑山顧氏錢唐毛氏皆以音學之書名天下先生嘗掎摭其疵病寓書往復以救正之兩家無以難也又倣黃門顏氏例作家誡二十篇羣從子姓雖宦成歸里或年長於先生者朝夕繼見莫不絫息屏氣肅若嚴君著省過錄明理論發明有宋五子之學康熙己酉　部舉山林隱逸之士巡撫范忠貞公將薦之朝力辭乃已又請刻其所著書謙讓不敢自

信范歎息而止卒時年五十有五巡撫趙士麟督學王掞檄所司祀之鄉賢明年葬西湖之花家圩學使周公清原題其墓曰崇祀理學名儒省軒柴先生墓所著有省軒文鈔十二卷通考纂畧十卷刊行省軒詩鈔二十卷白石軒雜藁八卷切韻復古編四卷藏於家

刑部右侍郎王公行狀

曾祖某副榜貢生山西汾州府同知

祖某庠生贈通議大夫內閣學士

考某贈通議大夫內閣學士妣賈氏傅氏贈淑人繼

妣戴氏封淑人

本貫直隸河間府交河縣年五十八歲

公名蘭生字振聲一字坦齋幼端凝喜問學誦朱子易

本義不遺一字安溪李文貞公督學畿輔拔置縣學爲

諸生遂稟學焉益自刻厲研極性命之理自樂律音韻

旁及中西象數莫不深造從文貞公修朱子全書冥心

編校數學相長泊然於聲利榮祿之外者十有三年
聖祖仁皇帝問士於文貞文貞首以公薦 名直 內
廷晝日三接歲癸巳
命與舉人一體會試九月蒙養齋開局與編修纂事旋
以父病乞假歸丁憂方持重服 名赴熱河 行在復
以母病請急有
旨命將韻書帶回就家纂輯蓋異數也服闋復赴書局
日侍 講殿祗承 顧問辰入酉歸不間寒暑歲辛丑
試禮部不利
賜一體殿試以二甲第一名進士改庶吉士充武英殿

總裁纂修駢字類編子史精華是年冬
世宗憲皇帝嗣位以內廷近臣例邀　錫賚嗣散館授
翰林院編修雍正三年四月奉
旨凡諸館有律呂門目者俱著會同修纂旋
命署國子監司業事明年出典廣東鄉試爲正考官未
報實授司業俄有提督浙江學政之　命面乞便道省
親五年擢翰林院侍講六年轉侍讀七年晉侍讀學士
調安徽學政九年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十年以安
徽學政復留即充江南鄉試正考官以學使典鄉闈前
此未有有之自公始復調陝西學政公清介絕俗苞苴

干謁不戒自遠愛士如子弟頒示文貞公遺書經說使
諸生知所誦法凡奇才孤學通知陰陽歷術者必提掇
獎成之故主三大省學政興賢育才鼓舞淹滯靑衿組
帶之士彬彬郁郁莫不願出門下迄今誦說不衰十三
年以事挂吏議左遷少詹事
今上皇帝登極之初首蒙擢用即補原官充乾隆元年
殿試讀卷官旋充三禮館副總裁晉刑部右侍郎管禮
部侍郎事三年二月二十二日隨 駕恭送
山陵行次良鄉謁履親王於幄次爲具食飲談論如平
時夜半宿幄中明早肩輿即路及午從者有所白憑伏

不能應履親王邸以上　聞遽　命太醫診視而公已
不可復藥矣
聖心閔悼嗟歎者久之　賜帑金五百兩　命直隸督
臣監設喪事停棺涿州以待家人奔赴焉公性畏愼周
寄出入禁闥二十餘年深爲
三朝所信遇科第皆出自
聖祖特恩一則曰王蘭生爲人正所學亦好再則曰王
蘭生朕深知其學問
憲皇帝御宇十三年由庶常拔擢至卿貳
今皇帝方隆重寄而年不躋中壽不得大其設施命也

操守廉潔俸祿之入半以給周親密友薄田數畝纔給饘粥所居數椽不蔽風雨自列九卿未嘗有尺寸之益宗支衰落一弟以哭公故逾時而殁繼母在堂年逾七十哀公無子以族子誠繼公嗣承廕公學不爲泛濫其於樂律如有神契朱子琴律圖說一篇字多譌謬公以意詳正瞭然可曉文貞公用以進 御深被嘉賞入直時恒得

聖祖指授本明道之說以人之中聲定黃鍾之管積黍以驗之展轉生十二律皆與古法合又謂弦音祇爭長短或用倍或用半其聲可以相應管音則有長短巨細

之差故有黃鍾積八倍者或四倍者而匏笙之管反有用黃鍾積八分之一者至塤箎之類亦皆以黃鍾積實加減而得其應聲蓋綫與綫體與體之比例異故也其說稍變朱蔡而實與管子淮南之說合嘗謂世所傳等韻書清濁未分元聲不辨邵子經世詳等而略韻顧氏音學五書詳韻而略等皆未極其至及奉　勅編纂棄短取長用　國書五字類爲聲音之元以定韻又用連音爲紐均之法以定等書成

世宗賜名音韻闡微非大臣未嘗叨　賜焉他如律呂正義數理精蘊卜筮精蘊凡與編校者皆一時之選至

律呂音韻必以公之論折中其學獨是莫知唯
聖君賢相君臣道合冥契於天人之際而公以一介儒
生參其間而承　恩顧可不謂難得之遇哉公娶於賀
儒學彭年女有三女二適士族一未字某與公先後入
館悉公之蘊畜重公之介特哀公之卒然以死而血胤
之無續也誠以公行事來告因綜次之如左謹狀

侍讀鄭公行狀

公姓鄭氏名江字璣尺晚號鈞谷先世自唐時家於歙後遷浦江是爲義門由浦江遷餘姚之眉山曾祖少南以授經來錢唐娶於趙遂家焉祖應科父茂坤皆以公貴贈儒林郎公生有異稟五歲時即知以海參屬對山藥九歲學爲詩未弱冠爲諸生試輙高等家遭回祿勢中落藉教授以奉堂上之養得其歡心癸巳 萬壽特恩開科以禮經魁其房是年試禮部不利留京師學時文於長洲何翰林焯主大司農華亭王公家分修詩書兩經傳說彙纂戊戌成進士改庶常明年終養回籍旋

居父憂未嘗一飾竿牘干當事時高安朱文端公方撫浙不肯一往文端公以此見賞逮公服闋方補卽薦校順天鄉試徐尚書元夢教習庶常館試輒列公一等因奏充明史館纂修官是年以鄉試校閱公明議敘授檢討復丁母憂歸里巡撫李敏達公聘主敷文書院講席課士有法始分生童校試日期終日危坐堂上嚴絕代倩傳遞之獘頗有以賄求錄者痛斥之最激賞者周玉章吳嗣富陸秩胡際泰卽連掇科第以去錢唐龔鑑以經學見契於公公尤重其學行果以選拔出宰甘泉頗著惠政服闋入詞館大宗伯吳縣吳文恪公奏充　大

清一統志纂修官文恪卒大宗伯溧陽任公少宗伯桐城方公總裁志局少宗伯見公文深相折服因以志事見屬時纂修者雖衆獨公與常熟王侍御峻屬筆爲多王子復分校京闈甲寅晉右春坊右贊善桐城相國薦公能爲古文

憲廟面諭有鄭江老實之旨乙卯爲典試事慎簡儒學之臣公在選同引　見者皆歷詢履歷至公獨不復問唯詢諸省文風孰優桐城相國以山左對即

命公往蒞受知有素矣公既承

恩命矢竭公慎殫心校士非極荒謬者必閱至終篇援

筆點勘右腕幾脫竟以左筆終事搜剔落卷纖悉靡有遺憾闈中雖給事僕役莫不感歎試歸　恩命復使視學安徽躬親校閱標清眞雅正之文爲正鵠險詭者概從斥落風習爲之一變嘗謂入泮爲士子進身之始前芽廪餼所關敢不盡心乎檄州縣以廪餼對抵錢糧無糧者爲任親友抵納免出入耗折之患遇有案牘尤畱心究切青陽有娶未婚族嬸之武生已廉其實縣令再三請貸卒治其罪而離其昏耶貽袁生以祖任縣令時後官擔代銀兩與制府有私親檄州牧褫其衿公捐俸卒錢代償而袁生不果黜巢縣監生樊珍以爭産誣其

弟婦單氏及已昏姪女樊氏與鄰人趙生通公閱牘而疑之下縣縣令受樊珍賕實其事通姦無所據惟以樊氏所執詩扇爲證佐則趙生所書唐人句也蓋趙生與單氏子兆賓同學是夏趙生書此扇單氏母女偶執之實無他公以縣審不實駁之督撫檄無爲州牧覆審州牧前嘗以私書瀆公因私憾欲妄誣一生公不答而下府平反其事因是與公有隙欲借以傾公謗公受兆賓賄逮公役往質太守意不直之而公心跡始白然單氏母女之寃猶未白也公按試至廬力左之復言之撫軍先後兩臬司皆與公意合其事得釋而樊氏之舅諸生

陳寀因欲出樊氏公檄至面諭之得以完聚使節所涖
凡名德之後貧弱不克自振者必委曲成全之諸生通
古學者尤引進不倦陶敬信之通經江有龍之史學皆
特疏薦於　朝有龍以親老辭敬信獻所著書　闕下
與修三禮人皆服公之能知人也秩滿晉侍讀　召對
詢以方面大吏及所過地方情形次及江左人文屢蒙
溫諭仍充明史綱目館纂修官公在江北時池州各屬
地苦卑濕一雨則堂室皆水苔惜惜生榻上公久坐蒸
濕中迨反　命冒暑載馳熱雨蒸爍居一年足遂不良
於行乞告回籍調理學院因留公且欲借修書爲公養

疾之地公以食祿不朝賀非臣子禮力辭歸同館諸公祖帳都門外人賦一詩贈行數十年僅事也公所學無不貫尤邃於經謂春秋爲宣聖性命之文而三傳未能發明非啖趙孫劉諸大儒則聖經或幾乎晦武夷胡氏頗以己意武斷迂泛不切者不可殫述晚集諸家之說爲春秋集義二十卷穿究根據不苐爲胡氏諍臣也又爲詩經集詁四卷禮記集注二卷與修明史時有明志稿六卷明太祖本紀八卷列傳十卷修綱目時有明綱目三卷少學詩於同里洪稗畦中凡數變卒歸醇雅晚與里中諸宿老結南屏之社而公獨絕去破碎鬼瑣之

習已刻鐍谷詩鈔七卷余皆承公命爲之序未刻者有書帶草堂詩鈔三十三卷文集八卷賦四六共一卷詞一卷其他若析酲錄三卷粵東紀遊一卷則公之雜著也公和而介通而有守官庶常時修冢宰方揔庶政同年薦公入幕不就或嗤其迂已而修敗友人獲交于年太保爲公先容勸作詩以頌功德笑而不應方侍郎薦公於果邸公力辭西林相國曾薦公肇高雷廉學政終未嘗私謁通名仍用後輩禮不敢妄附門生之籍身既通貴布衣之交四十年如一日後進有儁才折行輩接之稱說不去口余之交於公也時方踰冠而公已爲巨

人長德歡然握手若昆弟暨余通籍而公又爲館中前輩片言之美一字之疑虛已下詢執禮如末學小生而不知涓流之不可以益河海撮土之不可以加泰山也公子之琳特令執經余門公旣瀰留而之琳會試在京師遺言必乞余一言定公生平之行狀嗚呼余爲荒廢頹落之人公獨略去勢分而有所取焉豈非以其質正而不肯阿所好乎公疽發於頸血氣漸耗屢下不止疾旣亟尚索紙作買棺爲莫二詩比至屬纊神明不亂葢其養有素也公生於康熙壬戌二月二十六日終於乾隆乙丑二月二十九日春秋六十有四

勅授文林郎再授儒林郎例授奉直大夫公之階也娶於陳封孺人例晉安人男子三長卽之翀乾隆辛酉舉人次之莊次之閎繼弟明彥爲後女子一適太學生傅庭芝明彥遺一女公撫之如已出亦嫁士族太歲在丙寅子月晦之翀將葬公於桃源嶺青芝塢之原幽宮之銘代石有待匐匍稽顙件繫行事丐余筆授以竟先人之志是不可辭也謹狀

涿州知州許君行狀

曾祖考可元歙縣歲貢生

祖考得全歙縣廪生

考琮江寧歲貢生封承德郎

今天子紀號之元載起潛震蟄收擢才儁與之更始前涿州守江寧許君家居者葢六年矣踊躍聖化走京師投狀請自效執法司憲之重臣察其辭直俾得覲見天子有日無何許君適以疾告越明年竟卒邸舍其孤天成將以喪歸匍匐余庭口述先人遺事請爲行狀狀

日君諱恒守司貞號北山系出唐忠臣遠後世居徽州歙縣之許村自君封公宗玉公始遷江寧遂爲江寧人宗玉公娶佘太君生丈夫子二人繼室程太君又舉子二君其第三子也幼而岐嶷端厚不佻及長性識練達措意經世之務入太學循例謁選人授江西建昌府通判甫蒞任值南安府砂夫梗化兇鋒方熾往救捕者輒爲所挫撫軍廉君才俾率兵士進勦君以計擒其黨乘其怠擊之旬日而平未幾府治城鄉同日蛟發水湧十數丈遭漂溺者呼號徹聽君亟命人吏恣與之金不問安人翁亦徹環瑱以助招徠舟人得船大小九十餘艘

救回漂流者四百二十餘人生全者三千餘口渡送天一山菴茅安處炊糜給糜民得恃以全活水退更為修葺廬舍復獲安堵康熙五十七年調判湖南永州檄赴長沙執季執季者當時所定之名於府佐中擇一二賢員以當司臬臂指之使者也君天性豈弟能盡心於庶獄七府二州塡牢戶籍以開釋者不可僕數而匿名爭水兩重獄尤倚君以全妖僧有爲背逆帖子者揭于通衢索其人不獲撫軍怒甚飭長沙善化二令必訪致之城僧千衆皆坐幽縶敲朴無虛日君謁軍門請以身肩其獄日就僧鞫辨辭色卽於衆中得造謀者千僧一時

盡脫桎梏泣爲許使君立主尸祝諸寺至今不衰五十九年攝善化縣事歸塘李陳兩姓以爭水利致殺人禁囹圄者六十餘人案懸七年不結瘐死者七人矣文書盈尺君用情閱實寢不脅席者兩晝夜庭引諸囚謂之曰獄有首有從律有矜有疑若以鬭鬩細故株連蔓衍至數年不解父母妻子皆曰引領生還但得一人首服其事即冰釋矧就坐尚有矜全之路耶余爲民上誠不忍效前事者濫刑懾汝伏盡自陳乎爲之歔欷掩泣淚沈瀾几案閉衆囚感動慷慨引伏盡得其狀收其兇首餘並請於軍門開圜扉而縱之兩村父老焚香頂門祝

使君長壽者走數十里不絕雍正三年兼攝府事本屬江華永明道等州縣地界苗彊跳刀走戟間有竊發君草上移鎮駐兵彈壓巡防之議不果行後卒有荆之寶之變始移兵駐守如所議六年銅斤解京例得引見

憲皇帝諭旨褒嘉晉任順天府涿州知州十二月十九日朝於　乾清宮跪請

聖訓溫綸勉勵至數千言有香貂珍藥乳茶克食之賜

恩遇稠疊君益感勉奮發治涿未匝月循聲四播俄以前在湖南時屬員有諱盜者牽連及君

上置不問以北南大道夏秋積水爲行旅者所畏發帑

修埶在君境內者部定修寬二丈君更增廣五尺皆解私囊爲之葢藉此以仰荅

知遇而督臣不察猥以違制累民挂君吏議而君遂自此解組歸矣君服官三十年勤勞在職殫厤心膂凡四督漕運一護京餉一解銅斤一送軍糈抵紫荊關在建昌攝縣事者三曰宜黃曰新建曰新城攝府事者一曰吉安在永州攝縣事者二曰善化曰零陵兼攝府事及郴州皆以興學校課農桑鋤奸振滯宣導　聖化爲要務修建橋梁民不病涉今宜黃之通濟石橋及永州西門之浮橋皆君所創也君至性友悌初服官先人田宅

即推與弱弟歸田後空囊不名一錢假屋而居日事影質口不言析產事晚歲築室鳳皇臺左授書諸孫與人樂易無疾言遽色束帶終日家人儼若嚴賓爲鄉里所取則君生於康熙八年某月日卒於乾隆二年某月日春秋六十有八娶於翁同縣明經象賢公女　覃恩封安人先君十年卒子男二天成天一天成娶於如皋高氏天一娶於上元譚氏天一先君早卒女子子一嫁海寧陳克敏孫男一懋余之託襟契於君也從君族弟端余重君老成貞淳敦樸之氣襲余懷而不能釋且以天成之爲能嗣君并欲傳君是不可以辭也謹狀

朱秋圃先生行狀

先生名元文初名允文字開武號秋圃系出山陰史氏五世祖愛洲公來遷於杭遂爲仁和人曾祖恒庵公棠外家姓乃以朱爲氏氏朱者訖先生凡四世先生生有異稟垂髫爲文操管立就淩紙怪發雖大師耆儒往往爲所驚懾天性悅學功苦非人所能明而動燭入不肯休倦飢不支繫髮於梳轉側即覺十年以爲常　國家既定舟山改舊昌國州爲定海時學校初立青衿錦帶皆樸樕不任俎豆招徠他邑士任開墾者得隸籍楚黃張侍講希良故出固陵毛檢討門號稱知人能得士先

生航海應名褎爲選首嗣後四方文士輻湊其邑高才生多出其中定雖新邑文學乃與句甬諸大縣甲乙爭長而先生屆試必往往輙傾其曹偶一郡士皆側目夫士大貲舍挾徑尺之書守一先生之學餘廣庠之米廩則峩冠濶步矜號名碩此柳子厚所以致誚於黔驢而太史公所謂夜郎王不知漢廣大者也先生深用爲耻厚自抑損精學家巷杜門簡交游教授諸生咸有程法其致力也深以果蓋有異於世之號爲經儒者南陽彭侍講始摶禹峰先生冢嗣也博贍爲詞館所推挹視學淛河意欲得淹洽閎麗之文樹之正鵠以振時習之空

陋手先生文循諷以號于衆亟曰國士國士庭中人熟
視屏氣無敢譁者刊其文以爲矜式朝傳夕徧不脛而
走大江南北莫不以能文者名朱先生吳中何翰林焯
持文律甚嚴所掎摭不避權力制舉士所謂龍門也還
淳方先生棨如邃於經術以名進士令豐潤罷留京師
斯夕過何數士及浙省何舉金虞方稱先生當之何曰
奚似曰似西安方孟旋雖然以沈實則孟旋不似也既
而臨川李侍郎來主秋試先生名在薦中不及錄歸而
翰林往訊曰君其得金虞而失朱某則是役也功與過
乎歲辛丑充貢詣京師橫翔捷出譽滿太學劉司成師

恕沈司業翼機交相推重謂六堂課第不宜以第二流處是生歲丙午晉江陳詹事萬策典浙省試事先生兩試京兆皆不遇困而歸歸益鏃厲爲學行文高壯廣厚益醇以肆嘉興令程君屏山見其文驚詫絕異亟以第一人薦榜既定名在第八詹事曰余非抑置是生也蓋者余嘗以是魁閩省使衣鉢可傳書且屬之矣大凡先生之文知者或愛之入骨髓掉之以輕心或望洋而不得其涯試于庠序學校必求其位置之地環覽雒誦味乃如炙車轂而愈出鎖闈而易者目眩唇燥煩昏鬱悶之餘或且覩面而失之以故提筆入鄉闈失十而得一

來禮部試三薦三不見收此果時命主之耶今年春上海朱翰林艮裘得先生卷嘆以為今士寡雙而主司不見省先生無幾微尤憾俶裝亟歸歸八日即病病八日以歿嗚呼昌其文而晦其遇天之待先生者薄歟抑其厚之也先生之教人也巽而善入一節之長擊賞不置口或怠于學至流涕相告誡經其指授莫不得氣以去掇科第者如拾地芥其他為學官弟子者尚數十人余年弱冠猶隨諸童子試有司遊先生之門得盡讀兩京以上之書每一文出先生恒詡于人曰浙固才士淵藪後生英絕領要之者乃出我門下余固知先生蓋過為

獎借之辭乃其所以不敢暴棄者亦以此先生之論文也與俗師異曰人亦有言曰絢爛歸于平淡此殆爲才餒學儉者解嘲也古有絢爛之文無平淡之文今人不知乃取其所絕不經意者而以爲絢爛之所歸是直爲自便之計而實不見古人左氏負淳誇之目莊周有荒唐之鳴賦家以沈博絕麗見稱史才以文贍事詳爲貴唐之論文者有三曰韓曰白曰權類皆磅礴鬱積怪奇偉麗以恢廓其議論未有柔聲易骨而卒能名世者宋儒可與說皆難與持變聞者驚怖其言而卒無以難之爲文不妥下筆每獲一義鍥而不舍必曲折詳達以盡

其隱立言蘄爲可傳能傳之者在其後人而先生未嘗自表襮也先生事親孝與人信不爲諂諛之行介而有守方大母在堂尊人客遊京師曲致甘脆之奉補衣惡食卑居徒步自待未嘗踰侈親串以急告藥石之資棺槥之費傾囊橐與之無難色其篤于古處類如此生于某年月日殁于某年月日年五十有八娶某氏有子曰庭芝能世其學以余從先生有年能悉先生行事千里緘書走使來告曰昔宋濂能傳吳立夫而黃楚望之行狀出自趙汸先君子學成而業未竟微子辭則恐其勿有耀也是不可以已訃既告門下士留京師者戴章甫

陸嘉穎陸秩陸宗楷孫廷槐周贊爲位于僧寺設奠塋
祭行哭失聲退而駿乃序次先生所爲可傳者以慰其
孤以告世之不盡知先生者謹述